

二十集古装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火 燒 綿 山





火烧绵山

雷涛/编剧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火烧绵山 / 雷涛编剧.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203 - 05721 - 5

I. 火… II. 雷… III. 电视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 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3510 号

火烧绵山

编 剧: 雷 涛

责任编辑: 刘小玲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08 (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临汾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5721 - 5

书 价: 20.00 元

雷涛，山西临猗人，
长期在曲沃党政机关工作，
有电视剧本、论文、通讯
等见诸报刊。

此剧编完后最大的心愿，便是企盼有哪位烹饪大师能发明一种具纪念意义的且味美可口的寒食，如同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一样，使世人不致遗忘寒食节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不致遗忘介子推这位品行高洁的先贤。

主要人物

- 介之推 晋文公旧时从臣,出亡时三十多岁。
晋文公 名重耳,晋国公子,出亡时四十三岁,后为晋国诸侯,春秋五霸之一。
- 赵 衰 字子余,晋文公旧时从臣,出亡时四十出头,后为晋相国。
- 狐 偃 字子犯,晋文公旧时从臣,出亡时四十余岁,后为晋上卿。
- 魏 犇 晋文公旧时从臣,出亡时三十多岁,后为晋亚卿。
- 胥 臣 字季子,晋文公旧时从臣,出亡时三十多岁,后为晋亚卿。
- 颠 颉 晋文公旧时从臣,出亡时三十多岁,后为晋亚卿。
- 壶 叔 晋文公旧时侍从,后为晋殿前柱下史。
- 介 母 介之推之母。
- 介 妻 介之推之妻。
- 介 林 介之推之子。
- 解 张 介之推邻人,亲翁,后为晋大夫。
- 玉 儿 解张之女,后为介林之妇。

序

片头词(黑底白字),伴以浑厚的男声旁白:

介休是介之推的死地,就是说介之推休息在那里。晋文公为了纪念介之推,改绵山为“介山”。后来的人在绵山下立县,才改称为介休的。

……介之推辅佐晋文公从亡十九年,尔后功成则退,羞于与邀功争禄的同僚……为伍,隐居绵山,又被晋文公放火烧山。

清明前三日,叫寒食节,那就是国人纪念介之推的。……黎民百姓每到介之推烧死日禁火一月,以后才改成三日不动烟火,以寒食寄哀思,为了怕引火再烧了绵山。这大概和五月初五屈原死难日乘龙舟往汨罗江去丢粽子一样,一来为了纪念屈原,一来也怕鱼类再糟蹋屈子的躯体。这是无权的人民群众怀念他们所热爱历史人物的最好方法,所以才能流传千年而不衰。

——叶剑英

片头词消失。四团小火苗如盏如炬,自深而出,倏忽间,由小到大,演化定格成血样的片名——《火烧绵山》。

片名复燃,烈焰腾腾。策划、顾问、制片、主演、编剧、导演等相继跃出……

火烧

绵

山



第一集

(一)

字幕衬底，配以画外音：

公元前600年左右，正当我国古代春秋时期，晋国诸侯晋献公不听忠言，一意孤行，立戎女骊姬为夫人。骊姬貌美心毒，恃宠乱朝，蓄谋废掉太子，逼杀群公子以立其子，终于在晋国王室引发了一场血光之灾……

碗口大的马蹄踏在坚硬的土石路上，粗笨的木制车轮从深深的车辙碾过。

镜头拉开，一辆马拉轻便官舆由一名侍御牵引着缓缓而行。奉命出使而归的晋国大夫介之推与晋公子重耳相偕着走在前面。不远处，与土石路平行，可见一座以土筑就的荒凉的城池。城门及城墙上零星士卒把守，这便是重耳的封疆所在——蒲城。

正当中年的介之推冠带整肃，一脸忠耿，边走边同重耳议论着：“主公自继位以来，承‘文侯之命’，续‘武公之功’，并方国而为一统，修国政以安万民，将我晋国由一个‘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小国，变成而今拥地千里，民富国强的方兴之邦，可谓雄才大略，一代英主。但自从有了骊姬……”他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再往下说。

年届不惑，身上透着一股英武之气的重耳，似乎不好直言



君父献公的过失，却同样忧心地：“往昔，夏桀讨伐有施，有施人以美女妹喜进献于夏桀，夏桀宠妹喜，夏朝遂亡；殷纣王讨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进献于纣王，纣王宠妲己，殷商遂亡；商周幽王讨伐有褒，有褒国以褒姒进献于幽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于今，我晋国该不会也要有此一劫吧！”

介之推走至路边站住了，眼望着前方的荒丘秃岭，直抒胸臆：“怨之推犯上之罪。好其色者，必顺其情。主公由于专宠骊姬，连废掉当今太子、改立骊姬之子为储君的念头都有了。自乱纲常，骊姬当然求之不得，只是畏惧废立无名，群臣不服，才假仁假义，劝主公暂时搁置不提。但她欲使其子袭位的端倪已露。公子难道看不出？”他说着，转对重耳：“骊姬为何要与朝中佞臣勾结，蛊惑主公以封疆为名，把太子申生支往曲沃，把公子夷吾支往屈邑，把公子您支到蒲城这不毛之地？不就是因为太子申生与公子您仁德有民望，而公子夷吾也非等闲之辈，群公子中就你三人是她图谋不轨的最大障碍吗？把你等支得远远的，实是想使主公疏远淡情于你兄弟三人，也好便于她居中行事，左右主公！”

重耳神色黯然地：“骊姬之谋，晋人无不看出几分，但君父对骊姬宠爱有加，又有谁一时能奈何得了她？！重耳目下最担心的，莫过于祸乱一旦而起，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

介之推披肝沥胆地：“之推天生性直，疾恶好善。公子愈是担心百姓与社稷，之推便愈是敬重公子，担心公子！之推此次出使而归，特意绕道蒲城看望公子，就是想将这一腔肺腑之言告知公子、提醒公子，骊姬早晚会对你们兄弟三人下手，不可不预作提防啊！”他情不自禁地执起重耳两手。

重耳感激地望着介之推，深切地点了点头，由衷地慨叹：“之推，若非你君命在身，又急于回朝复命，真想把你留下来，与重耳叙上它三天三夜！”

“之推还真是不能多陪公子。”介之推抱歉地笑了笑：“不

火烧



瞒公子，贱内就要临盆了，就在这几天！”

“好啊！之推，但愿你中年得子，生个如你一样忠直的须眉男儿！重耳先在这里给你道喜了！”重耳惊喜过后：“那就快上路吧，一路珍重！”

“公子珍重！”介之推拜别重耳。

侍御赶过官舆。

介之推依依不舍地登上官舆。侍御随后攀上，启纆驱动车驾。

介之推凭轼回望着，大声地：“珍重啊！公子。”

重耳挥手相送，身影越来越远。

.....

(二)

镜头俯瞰：介之推与解张比邻而居，两家仅一墙之隔。相对于解张狭长的土院、简陋低矮的宅门和房屋，晋国大夫介之推的府第显然要深广一些，院内有青砖铺地，屋宇和宅门也要高大气派一些。尽管如此，隔墙两边却各自相向摆放着一张矮梯，足见两家交往甚密，关系非同一般。此时，正依夜深人静之际，两家堂内却均灯火通明，不时有女眷匆匆出入。

介之推担心焦虑地在隔墙这边徘徊着，时而驻足望一眼堂上，聆听一下堂内的动静。

解张则蹲在自家窗户根儿，看他焦灼不安，频频搔首回望的神态，分明与介之推一样，皆以屋内为念。

夜空，繁星点点，弦月如镰。

火烧

①

②



介之推内室，即将分娩的介妻痛苦万状，她喘吁着，呻吟着，尖叫着，虚汗淋漓，突然咬紧被角，双手死命地撕扯着，正挣扎抗拒于鬼门口。

分母在旁，不停地为儿妇揩拭着额上的汗珠，一边慈祥地抚慰着：“千万莫要紧张。妇人生子，是天地自然之理，先要自家拿稳主张，必以忍痛为主，只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再稍加用力，自然气血两分，母子分张。”

介妻挤出一丝笑容，贤顺地点点头，骤然扭曲着脸，又一声叫喊。

产婆急呼：“快端水来。”

身后婢女忙趋出内室……

解张屋内，解妻也正欲临盆，她身体强壮，虽有疼痛，只是强忍不发。

产婆一惊一乍地：“快出产门了。听好了，憋气，用力！”

……

介之推正惴惴彷徨之间，一声初生婴儿有力的啼哭声自内室传出，回响于万籁俱寂的星空。

介之推眼睛一亮，冲入堂内。

介之推一头撞进内室，“母亲！”

产婆：“恭喜介大夫，是个儿子。”

介妻体衰力惫，如释重负，一丝欣慰爬上嘴角。

介母将刚刚拾掇利落的婴儿抱在怀中，喜笑颜开地：“这下为娘可有孙子抱喽！来，与祖母亲亲，我的宝贝孙儿！”

介之推憋红了脸，瞧瞧儿子，看看妻子，欣喜若狂，高喊着：“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奔出内室。

火燒

緋

山



“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解张兄弟，我有儿子了！”介之推一路狂奔着，爬上搭在隔墙上的矮梯。

介之推视野中的邻舍庭院——解张呼地站起身，未及应答，身后屋内，自己的孩子也已呱呱而坠。

“哟！多好看的女娃！”产婆的夸奖自内而外，入于解张耳中。

解张使劲摇了摇头，确信之后，一如介之推，“我也有孩子了！介大夫，之推大哥，我家婆娘也生了，是个女娃！”他狂喊着，三步并作两步奔至隔墙，飞身跃上矮梯。

两人相对于墙头。

解张：“我也有孩子了。”

介之推：“我也有孩子了。”

解张：“我是个女儿。”

介之推：“我是个儿子。”

解张：“恭喜恭喜！”

介之推：“同喜同喜！”

“哈……”两人竟如小儿一般笑了起来。

介之推用左手掐算了一番，惊喜有加，“解张兄弟，你说巧也不巧，你我两家世交，两个孩子又同一个时辰降生，满月之时，又恰逢家母五十寿辰，这喜事儿都让咱们两家凑到一块儿啦！”

解张兴奋地：“是太巧了。那到时伯母的五十大寿就同两个孩子的满月一起过。”

介之推：“一言为定！”

解张：“一言为定！”

两手相握，一拍即合。

雄鸡报晓。

两人这才觉得有些困倦了……



(三)

雍贵奢华的晋国后宫。

晋君夫人骊姬蛾眉杏腮，乌云高堆，果然生得倾国倾城，千娇百媚。她素纱束身，薄如蝉翼，手持彩练，眉目流盼，在八名宫娥的相伴下，正曼然起舞。

晋君献公靠着绣褥，合着舞乐节拍，一只手轻弹着面前的矮几。看他神情迷恋，虽年届耳顺，却仍耽于声色而不倦。

磬丝悦耳，钟鼓动听。宫娥们舞姿变换，造型多端。

骊姬彩练当空，水步轻盈，飘然游弋于宫娥当中。旋转俯仰，柔似蛇，轻如燕，招式之间，流波长送，矫情不断，频频献媚于献公。

一曲终了，宫娥们垂首而退。

骊姬香汗微沁，移步上前。

待骊姬比肩叠股踞于身旁，献公拊掌赞道：“妙！妙！爱姬舞姿真是妙比天仙啊！”他端起金盏，“爱姬累了。来，寡人敬爱姬一盏。”

骊姬与献公杯盏相碰，贴着盏沿抿了一小口，放下金盏，妖冶地：“臣妾让主公见笑了。”她以绢帕拭着樱唇，忽而叹了口气，谓献公：“臣妾有一心事，不知当禀不当禀？”

献公诧异道：“爱姬有何心事？只管讲来。”

骊姬似真似假、绘声绘色地：“臣妾昨夜梦见太子之母齐姜，齐姜姐姐诉于臣妾，称她久无饮食，腹中饥馑难忍。主公说奇也不奇？”

献公：“有这等事？”他沉吟着，不满地：“哼！宗庙就在曲沃，定是太子疏忽，设祭供享未能及时也。”

骊姬：“臣妾多嘴，那就请主公命太子即日设享祭奠，以解齐姜姐姐阴间饥馑之苦。但不知臣妾所言妥与不妥？”

火烧



献公：“爱姬贤而无私，且祭祀乃国之大事，有何不妥之处！”遂正襟高呼：“来人哪！”

“主公有何吩咐？”一侍臣应声而至。

献公：“速往曲沃传命太子，着他即日设享，以祭其母。”

侍臣：“诺。”

骊姬暗露诡谲之容……

(四)

曲沃，晋国宗庙。

篆刻着金文的列祖灵位前，铜觴敬列，牺牲虔陈。

晋太子申生笃诚地焚香、叩首、祭拜……

(五)

曲沃，齐姜别祠。

齐姜灵位前，供品齐全丰盛，香炉内，炷香青烟袅袅。

太子申生依前状祭奠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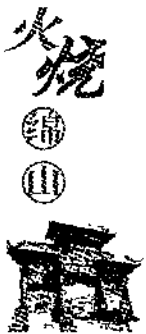
(六)

晋君夫人骊姬寝宫。

太子申生所遣侍臣：“夫人，太子设祭已毕，特命臣下送胙于主公与夫人，以表孝心。”禀完，闪过一旁，示意从人将胙置于案上。

骊姬端起母仪身份：“太子忠孝仁慈，其心可嘉。待主公回宫，本宫将太子心意转致主公就是了。退去吧。”

太子侍臣：“诺。”



待来人退下，骊姬又喝退两旁侍女：“你们也下去吧。”

.....

瞬间，宫内空气如凝滞了一般。骊姬阴相毕露，强自镇定着，几番回头望望太子敬献之胙，欲掏出怀中鸩毒，又做贼心虚地缩了回去。她紧屏呼吸，惕惕然在宫内又搜寻了一遍，终于眼露凶光，将鸩毒投入酒、胙中……

“主公銮驾回宫——”

“主公銮驾回宫——”

“……”

寝宫外，侍臣拖长了调门的传报，一声近似一声。

骊姬手一哆嗦，装置鸩毒的精致小玉壶掉到地上。她慌忙弯腰拾起，急得四下乱转，然却一时无所藏匿，情急之下，将玉壶抛往角落，半晌心跳不止。待回过神，又赶紧理理云鬓，跪地搜驾：“臣妾恭迎主公。”

“爱姬请起。”献公入宫，近前扶起骊姬，发现骊姬脸色有异，不无关切地：“爱姬莫非有恙在身？这手为何冰凉冰凉？”

骊姬不免又一阵慌张，抽出双手，掩饰地：“臣妾今晨偶感风寒，不打紧的，歇息歇息，自会痊愈。主公只管放心。”

“哦”，献公目光落在案上，误以为案上之餐为骊姬所备，连宠带夸地：“爱姬知道寡人今日回宫，早早就亲手备好了酒食，专候寡人入了吧！”

骊姬面有惭色，赧然撒娇地：“臣妾身体欠安，只盼主公回来心疼见怜，哪里还有力气亲为主公下厨备餐！此是太子设享祭母已毕，特地差入献给主公的美胙。”

“哦！是这样。”献公意欲替骊姬挽回面子，委婉地：“太子能有这份孝心，这也是爱姬与寡人的福分嘛！来来来，寡人委实饿了，愿同爱姬共享此胙。”说着，牵过骊姬，斟酒在樽，先行递过一樽给骊姬，自己端起一樽就饮。

骊姬一惊，“当”的一声，金樽落地……

火燒

①

②



(七)

喜气盈门的介之推府第。

正房以内，右侧是一间内室，内室外是两间客堂。靠着中间一间客堂的后壁，摆放着一张漆花插屏。插屏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大篆体“寿”字。老寿星介母笑逐颜开，席于插屏之前、矮儿之后。介妻和解张妻各自抱着各自的婴儿，并排踞于介母之侧。

前来祝寿与贺满月的亲朋络绎不绝，寒暄着，纷纷为老寿星行礼，逗逗婴儿，再往一旁添礼。

左边一间客堂，一张枣红檀木条几上，摆满了一双双虎头鞋，一顶顶虎头帽子，一件件小裤褂，一只只铜项圈、铜锁，一堆堆蒸得雪白雪白、花样翻新、点着红、嵌着枣儿的寿糕和寿馍以及炸得金黄喷香的油饽，且有增无减。两妇人忙碌着收礼、回礼。

一大脚妇人端来一碗长寿面，有意将面条挑起老长，进门便嚷嚷：“给老夫人添寿了！”又从寿星碗里夹了一点面条尖儿，分别在两个婴儿嘴里沾了沾：“来，也给这两个小人儿添点寿。”

宅院里，一二十张宴几分作几溜儿排开，宾朋满座，杯盏相邀；端盘的来来往往，穿梭其间。介之推和解张分头敬酒应酬着，忙得不亦乐乎。

赵衰、魏犇、颠颉、胥臣等一拨儿朝臣相随着人得院来。

介之推忙上前见礼相迎：“魏将军、颠将军！”

与高大勇武的颠颉相比，魏犇的身材要略矮一些。他短髯虬髯，虎背熊腰，更显威猛及粗放，手一扬，高喉咙大嗓门地：“之推，你今天给我等备了多少好酒？”

颠颉紧接着：“魏将军跟我可都是海量！”

火燒

①

②

雨

介之推：“二位将军能喝多少便有多少，管够！”说罢，与魏犢、顛頔相互指着朗声大笑。继而招呼赵衰、胥臣：“子余兄、季子兄！”

白淨飘逸如秀士般的胥臣揖手相贺：“之推兄中年得子，诚乃大家之喜啊！啊！”

“对对对！大家之喜！大家之喜！”介之推随同众臣又是一阵开心的大笑。

赵衰慈眉善目，敦厚中含着温良，恭谨中透着豁达：“之推兄喜事盈门，我等庆贺来迟，还望之推兄多多见谅！”

介之推：“哪里哪里，子余兄见外了。快堂上请。”

.....

赵衰等人得正房，齐头叩拜老寿星：“祝老夫人福寿绵长，贵体安康！”

介母急忙起身避席：“快快请起！众位大人，老身可消受不起啊！推儿，还不赶快谢过众位大人！”

介之推擦襟还礼：“之推谢过诸位同僚。”

赵衰：“老夫人，我等与之推相知交好多年，礼当如此。”言訖，搀介母回身复座。

介妻与解张妻双双躬身低首：“贱妾
民妇谢过众位大人！”

赵衰赶快阻挡：“嫂夫人不必拘礼。”转而端详着两个婴儿，不由得：“好一对金童玉女！”

.....

(八)

骊姬寝宫。

骊姬疾声喝止：“且慢！主公。”

献公愕然，金樽停在手中。

火烧



骊姬自知失态，遂改容细语：“臣妾侍奉主公，不能不替主公安危着想。这酒食虽系太子所献，但毕竟来自宫外，不可不试。”

献公心中耸骇，盯着樽中之酒，慢慢沥在地上。

酒过之处，蚀铜化铁一般，立即翻起一堆白森森的泡沫。

献公大惊失色。

骊姬复夹起一块胾肉掷之于地，示意内侍牵过一条狗来。

狗啖下胾肉，不及吠叫一声，倒地立毙。

“你过来。”骊姬朝一小内侍。

小内侍紧张万分，走到骊姬跟前。

骊姬端过面前的金樽：“把它喝了！”

小内侍瞪大了双眼，里面充满了恐惧，突然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直磕得血流满面，又死命抓住骊姬的裙裾，凄厉地哭喊着：“夫人！夫人饶命！饶了小的吧，小的还不到十五岁啊！”

骊姬柳眉倒竖，掰开小内侍的手。

周围内侍一拥而上，将小内侍拖到一旁，七手八脚，强按硬扭，掐住喉咙，拽紧头发，残忍地把酒灌下。

可怜小内侍尚不如俎上之鱼，一动不能动，眼一翻，七窍出血，抽搐了几下，当即身亡。

骊姬假意悲怆地跪到献公面前：“主公，太子对臣妾早就存心不轨，背着主公，几番无礼于臣妾，举止下流，出言不逊，意欲主公早死，既可得手强占臣妾，又可早登国之大宝。是臣妾固念主公父子之情，顾惜公室颜面，晋国社稷，所以隐忍至今。不想太子愈发迫不及待，竟变本加厉，对主公下此毒手。”说着，双泪俱下。

献公沉吟着，怒容满面。

骊姬一边拭泪，一边偷觑着献公，索性哭天抢地，使出激将招数：“太子所为，皆由臣妾所起。不如让臣妾一死，以杜太

